



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丛书

丁 钢◎主编



百年变迁的教育叙述

Memory in Documentaries:

An Educational Narrative for a Century of Transition

毛毅静◎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丛书

丁 钢◎主编

影像记忆

百年变迁的教育叙述

Memory in Documentaries:
An Educational Narrative for a Century of Transition

毛毅静◎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孔 军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像记忆：百年变迁的教育叙述/毛毅静著.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5
(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丛书/丁钢主编)
ISBN 978-7-5041-9038-3

I. ①影… II. ①毛… III. ①教育史—中国 IV.
①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0601 号

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丛书

影像记忆：百年变迁的教育叙述

YINGXIANG JIYI: BAINIAN BIANQIAN DE JIAOYU XUSHU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1167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大有图文信息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7.75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6 千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在教育研究中，教育问题的社会因素往往只是作为背景来谈论，而文化方面不是被忽视，就是仅被简单地呈现，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成了教育研究的附属品。其实，教育的发展绝非独立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教育问题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层面相关，同时与文化的变迁相联系。因此，教育的概念必须被最广义地理解。

卡尔（E. H. Carr）曾经指出：“历史学越具有社会性，社会学越具有历史性，就越有利于这两门学科的发展。”而新文化史的倡导者林恩·亨特（Lynn Hunt）则认为：“我们可以预设，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会有另一个卡尔来宣告：历史研究越具有文化性，文化研究越具有历史性，就越有利于这两种研究的发展。”

借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我们的期望是，教育研究越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越具有教育性，就越有利于彼此的发展。

作为一套别具一格且具有学术范式探究意义的“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丛书”，我们的研究对

象涉及中国社会发展中诸多文化教育活动与社会现象，尤其重视从“日常教育生活”与“微观教育实践”入手，以文化与社会研究为基础，在实际经验和理论深度下结合社会和文化分析，将教育作为深层的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来研究，致力于探寻教育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特定联系，呈现中国文化教育实践的多元形态与丰富内涵。

进而，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文化研究、叙事研究等领域的前沿理论与方法，重点考察以影像、音乐、美术、戏曲、文学等文化形式为媒介的日常教育生活，探讨这些文化教育形式如何再现、表现和形塑民众的日常生活、身份意识、道德与情感认同，揭示这些文化教育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借此开辟多学科交叉的教育研究新领域与新路径，从而使教育学研究与写作能够将读者引入栩栩如生、寓教于乐的日常生活教育情景之中，形成学术范式新颖、内容生动感人的教育叙事研究与文本表达方式。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希望与国外前沿的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展开积极的学术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彰显本国文化与教育传统，为在国际教育学术界建构并凸显中国教育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愿望归愿望，由这套丛书开启的教育研究实验，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理想。正如康德所言：“对一种教育理论加以筹划是一种庄严的理想，即使我们尚无法马上将其实现，也无损于它的崇高。人们一定不要把理念看作是幻想，要是因为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就把它只看作是一种黄粱美梦，那就败坏了它的名誉。”

我们终将发现，教育是一项艰难而又令人向往的事业，无论其在社会发展中，还是在文化生活中，或是其他。但毫无疑问的是，没有任何其他精神活动还会像教育这样，既令人百感交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希望。

编者

2014年8月20日于沪上

目 录

开 篇 教育影像的力量 // 1

第一章 早期影像的肇始 // 47

第一节 为教育民众而拍片的商务印书馆 // 48

第二节 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影响 // 54

第三节 解放战争中的教育纪录电影 // 61

第二章 影像时代的出现 // 65

第一节 “新影”的共和国教育影像叙事 // 67

第二节 回到历史的教育现场 // 89

第三节 梦开始的地方 // 120

第三章 转向平视的大众影像 // 135

第一节 纪录片视角的转向 // 136

第二节 创作普通人的影像 // 149

第四章 追求独立的影像 // 195

第一节 纪实的教育影像 // 197

第二节 独立纪录片中的教育
话语 // 212

结 章 // 245

参考文献 // 257

索 引 // 265

后 记 心存敬畏的教育影像 // 276

开 篇

教育影像的力量

20 世纪的光辉和阴影，百年变迁的沉重和欢快，中国历史的光荣和梦想，尽在影像中缤纷呈现。这是一个影像的时代。通过影像，教育呈现的丰富多彩全然不同于纸质文本，它是立体的、活动的教育生活图景。

影像中的中国教育现场，不仅仅是事件、片段和场景的传播过程。它所传达的教育话语无论是理性的震撼还是感性的冲击，都是以一种最直接的、有效的、直指人心的方式，总让人感同身受。

教育纪录片是一种活动的影像，是在文本叙事之外的另一个领域，是电影化的叙事。纪录片所再现的教育影像，不单是镜头对真实世界教育生活的捕捉，更是对教育的影像诠释，是对教育处境的形象解读。就教育纪录片而言，它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炫技和艺术呈现，凸显的是更加深邃、理性的现实意义。

一百年的历史，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中国教育波澜壮阔的一幕又一幕，在影像的交叠中互为穿插，上演着一出出令人悸动、五光十色的事件，记录下来的虽只是只言片语、记忆碎片，却塑造了教育的层层断面，成为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因此，聚焦 1910—2010 年的中国教育影像便具有了深长的意味和历史的意蕴。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一）图像证史及影像史学

现代中国处在一个制度、文化、生活方式蜕变的时代。不断变化中的社会及教育，往往改变人们一生的命运和境遇。教育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别样的视角审视中国教育的问题，关注时代洪流中的中国教育现状，这是一项充满挑战和颇具魅力的任务。如何通过影片、镜头去透视教育的内涵，自然成为一个选题。由此，也促成笔者一种研究思维的转向：既然对中国教育的想象绝大部分源自影像，是否可以通过对教育影像的解读来反观中国教育的变迁？

因此本书的重心就落在：（1）思考影像在整个教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2）它对教育产生了何种影响？（3）探究影像背后的教育的样貌、价值和意义。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廓清后文中将一再出现的两个概念：影像（image）^① 和纪录片（documentary）。从词源的角度对两者进行辨析后需指出，本书中所指的影像不是指将影像作为媒介的观念艺术及新媒体

^① “image”一词，通常翻译为“图像”。按照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图像证史》的界定，它不仅包括各种画像（素描、写生、水彩画、油画、版画、广告画、宣传画和漫画等），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故此，无特指时，“image”统称“图像”。本研究取其中一个解释，特指电影和电视画面。为避免概念混淆，译作“影像”。

艺术,而是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所谓的“物质世界的复原”的影像,是巴赞(André Bazin)以摄像机为主要工作手段和记录方式的影像。该影像再进一步可细分为官方影像和民间影像。官方影像一般是指体制内的国营电影厂、电视台等机构生产的影像,由政府扶持(资助),在正规渠道、主流媒体发布。民间影像则从两个层面理解:从广义上讲,是与体制内的国营电影厂、电视台等机构生产的影像相对的,即主要由民间影视机构和个人生产的影像,包括商业性影像与非商业性影像;从狭义上讲,是指非商业性的由民众生产的个人影像,此类影像属于大众影像^①。

聚焦影像中的纪录片领域,不难发现,它不仅拥有自己的标准,且以惯例^②确立自身与其他影片类型的区别。因此,纪录片虽然不是文献记录,但具备类似文献记录性质的元素,具有当代社会所谓的“清醒话语”(discourses of sobriety)^③的特征。

英文“纪录片”(documentary)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26年1月8日的美国纽约《太阳报》的影评里:“这部纪录片是对日常生活事件所做的视觉描述,具有文献资料价值。”1931年出版的《实用英汉词典》(梁实秋主编)收录了该词,汉语解释为“纪录影片”,是指描写、记录或者研究实际世界的影片,是对所呈现的事实材料强调其特殊面

① 大众影像生产者既不是文化“盲流”,也不是一批边缘艺术群体,而是与体制内的官方生产、商业生产有别的第三类影像的作者。

② 惯例包括:画外音、解说词、进行采访、录制现场音效、切换特定场景以提供用于阐释的影像或者就该场景提出某种观点、仰仗社会演员或者说处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角色和行为中的人作为影片的中心人物等。

③ 清醒话语是指行动和干预、权利和知识、期望及意志的传达媒介,直接传向我们的内心世界。出自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Documentary film, in the words of Bill Nichols, is one of the discourses of sobriety that include scienc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history discourses that claim to describe the real, to tell the truth.”原文摘自Jill Godmilow. How Real is the Reality in Documentary Film? In Conversation With Ann-Louise Shapiro[J]. *History and Theory*, 1997, 36 (4).

向，或提出特殊观点的电影。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①提出，创造性地对待现实，主要指采取戏剧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事件进行“搬演”（reenactment 或 staging）甚至“重构”（reconstruction）（单万里，2001）⁹，即暗示了纪录片是通向真实的直接而诚实的途径（比尔·尼克尔斯，2007）³³。

1. 图像证史

乔治·宾厄姆（George Caleb Bingham）^②在《论画家的目的》一书中谈道：“……我们年年日日展示的社会和政治特征不至于在时间的流逝中丢失，因此要用艺术完全公正地将它们记录下来。”（彼得·伯克，2008）¹³⁸事实上，在重现过去的物质文化过程中，图像一直是作为证据被使用。它能迅速而清晰地从细微处交代复杂的过程，表现人们不屑于在文本中提及的细枝末节。可见，对于重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图像具有特殊的优势和价值。

潘诺夫斯基（Ermin Panofsky）^③认为，图像是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对文化缺乏了解，便无法理解图像。因此，必须对图像中的信息进行文化解密。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据此声称：“我解读文本、画像、城市、面孔、手势、场景等。”（彼得·伯克，2008）⁴²

① 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英国电影导演。他首先在英语世界提倡使用“纪录电影”（documentary）一词，该词源自法文“documentaire”，最早出现在他为1926年2月8日出版的纽约《太阳报》撰写的评论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第二部影片《摩阿纳》的文章中，他在文中写道：这部影片“是对一位波利尼西亚青年的日常生活事件所做的视觉描述，具有文献资料价值”。格里尔逊对纪录电影的定义极为睿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既道出了纪录电影的客观性（以现实为基础），又指出了纪录电影的主观性（对现实的创造）。

② 19世纪美国的画家乔治·宾厄姆因擅长绘画日常生活的场景，而被称作那个时代的“社会史学家”。画风受到当时感伤的德国艺术影响。

③ 埃尔明·潘诺夫斯基（1892—1968）是瓦尔堡学派（Warburg School）〔又称汉堡学派（Hamburg School）〕的主要成员之一。瓦尔堡学派在研究中诠释了图像的三个层次。其特点是把德国诠释文本的独特传统应用于对图像的解释。该学派关注图像的“本质意义”（essential meaning），其相关研究成果是文化史学家重要的研究证据来源。

的确, 史学研究如果只依赖于文本, 无疑是贫乏和枯燥的。20 世纪这段离人类最近的历史, 已经相当程度地留在了胶片和磁带里。它是活动的。导演罗伯托·罗塞利尼 (Roberto Rossellini) 认为, 作为证据的影片应当成为写作历史的手段之一, 或许, 它比其他手段更有价值 (彼得·伯克, 2008)²²²。的确, 在纪录片 (可视的叙事) 中, 通过在特写镜头与长镜头之间、仰视镜头与俯视镜头之间、与人物正在思考的东西有关或无关的画面之间不断地切换, 不仅能取得许多非常逼真而且难忘的效果, 同时也能获取各种可供解读的图像。对于图像的史料考证和对艺术家的考证, 都将成为图像证史的重要任务。通过纪录片还原的中国教育的样貌, 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这里呈现的故事、场景、片段、人物都是鲜活的、温暖的, 是一个时代的烙印, 更是一部别样的教育史。

2. 影像史学

关于电影与历史关系问题的讨论, 西方学术界已渐成气候。近 20 年《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HR) 中常有涉及影像史学 (Historiophoty)^① 的文章或影评。年鉴史家费罗 (Marc Ferro) 所写的《电影和历史》(Cinéma et Histoire, 1993) 从方法论与知识论的层次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指出, 最新的趋势是利用影像作为记录的工具, 运用它来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说: “从影像史学的角度看, 有很多影像的调查报告都借助了当事者的记忆与口述来为历史作见证, 电影也因此算是尽力撰写了一部非官方的另类史, 它多少挣脱了文字的枷锁, 因为其实书面文献往往只是官僚的片面之词罢了。正因为电

① 1988 年 12 月,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文章, 提出了“影像史学” (Historiophoty) 的概念, 以区别于“书写史学” (Historiography)。在他看来, 书写史学是指“利用口传的意象以及书写的叙述所传达的历史”, 而影像史学则是以视觉的影像和影片的叙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怀特对影像史学的定义很明显不再将影像当作史料, 而是和文字一样是一种书写历史的工具。他指出, 无论是书写的或视觉的历史作品, 都无法将意图陈述的历史事件或场景完整地或大部分地再现出来, “即使连历史上的一件小事, 也无法全盘重现”。基于以上局限, 书写语言和影像语言应该站在一个水平线上。

影如此积极地扮演了与官方历史对立的角色，所以，它就成了历史的使者，并且对意识的提升有绝对的贡献。”（马克·费罗，2008）²¹⁻²³ 他同时又指出，“在消费影像的社会中，影像已成了史学文献与历史学者。所有的历史皆是当代史，史学家个人的意见不可避免地成为构成历史的一部分”（马克·费罗，2008）⁴³。

事实上，影像史学最富有突破性的见解，不在于接纳历史新闻片、纪录片、历史电影包括电视节目为真实的治史素材，而在于强调使用视觉影像传达历史的“词汇”、“文法”、“句法”的独特性。这种用视觉形象和影视化的话语表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是对史学的补充（Hayden White, 1988）。影像史学的诞生，是影视发展对历史学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19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传统客观知识的反思、叙事体历史的复兴关系密切。

从最近的历史学趋势来看，历史研究已不是一种纯粹学术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带有自我主体价值观念与现实紧密相连的社会行为。在研究人物、时代、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时，传统治史模式，如阅读史料、认知史实、表达理解或进行叙述的一贯思路被打破，研究者通过对历史影像的观察、梳理、编辑和叙述，来揭示集体心态、集体意识、集体记忆和集体表象下人类行为的多个侧面。从某种程度上讲，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而在唤醒这种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影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教育影像的话语方式

1. 影像作为一种话语方式

从学术史角度来讲，自1956年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新闻传播学经典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起，学界着重讨论了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对新闻媒介的控制和新闻自由等问题。“四种理论”内容涉及报纸、广播、电影、广告、期刊等，强势成为研究新闻影视的理论依据并直接影响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取向和内容，成为西方主流的评价新闻体制以及新闻与国家、社会关系等的话语方式。

特别是其中的“社会责任理论”、“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本都属于用西方化的话语逻辑将19、20世纪以来西方乃至世界的整体学术领域的思维转向采取信息化系统归类和系统划分的符号学的研究范式。进而这种表述方式又一度指代了学术界的主流行为与思想，导致西方学界多年的理论论战和非西方世界的诸多误读。

“笔墨当随时代”，这类源自新闻传播学的词汇的语义随时代不断拓展其外延。近代以来，学术界的研究绕不开影像这一领域。影像是继文本之后的又一重要传媒，是文化的一个转折^①（周宪，2008）²⁴⁵。从依赖亲身经历到依赖影像，影像正在为人们的种种判断提供越来越重要的依据。以影片名称为例，作为标题它通常会影响观众观看电影画面之前的预想和期望。如《百年留学》^②（2004）、《新中国教育纪事》^③（2009）。前者是以百年留学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以重大留学事件和重要留学人物为主体，讲述中国留学的缘起、发生、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留学特点和杰出留学生的成长故事。后者是一部关于中国1949年之后教育现状的文献纪录片，其在每集片头出现字幕：“1949年确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方针；1977年恢复高考；1983年提出‘三个面向’教育方针；1995年，确立‘科教兴国’战略；2003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新世纪，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以编年史的方式把重要的教育事件呈献给观众，从而增强了观众对影片名的理解。

上述例子说明了电影图像文本中信息的重要性。如果再叠加编剧、故事等影片要素，那么影片的信息量会成倍增加，远非单一文本分析可以囊括全部意义。通过文学和摄影机的双重过滤，观众“看到”这些

① 原文为：“巴拉兹当年论证视觉文化出现的重要依据就是电影。如果确实存在一个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向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转变的话，那么，电影这种主要的视觉艺术形式是否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呢？”

② 电视历史纪录片《百年留学》共24集，每集42分钟，2004年伯乐公司与广东电视台联合制作发行。

③ 新中国60年献礼纪录片《新中国教育纪事》共60集，每集45分钟，2009年中国教育电视台摄制。

教育的历史事件。这种话语方式，必定是斯道雷（John Storey）所提出的“话语的解读必须诉诸想象和记忆的重构”（约翰·斯道雷，2007）的方式。

毋庸置疑，大多数人对中国教育的感性认识和体悟大部分来自文本故事和电影想象。离开了这些形象的注释，对教育的理解，事实上是处于一种“感觉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①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基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当艺术家放弃那些宏大、高亢、华丽、抽象的宣教式话语，而将注意力转移到类似师生对话、生生对话这些最基本的教育文化事实与生活事实时，我们的生活就被引入了开放的历史结构之中，一个更宽泛、更生动的生存世界与观念世界就悄悄地开始浮出水面。这时，影片的艺术叙事就转变为一种独具魅力的个人话语，影像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同时获得了日常性中的公共认同。

立足于我国教育背景，教育文化的独特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日益得到重视。透过纪录片这一媒介，多角度、多层次地追踪并描述中国教育问题，聚焦于教育民生和日常教育生活实践，通过镜头下的叙事“深描”关注平民的教育生活，这是一种对历史研究的补遗。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曾说：“历史的意义并不独只是学术而已，还在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再现。”（彼得·伯克，2008）通过影像（形象的角度）的不同视角，多维度地看待教育在各个层面上的活动，能够为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补充影像证据和史料，也可为教育研究者提供值得借鉴的研究视角及方法。

此外，研究中国的角度和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化，但教育影像的研究在学界尚不多见。本研究中至少涉及影视学、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叙事学以及摄影纪实艺术等学科领域，是跨学科、多学科和边缘学科研究的整合。本研究偏向质性方法，同时也采用部分定量研究方法，因此可以对同类研究提供一定参照。

① “感觉剥夺”是心理学术语，指有机体与外界的环境刺激处于高度隔绝状态，即剥夺一个人的所有感官刺激。

2. 电影叙事与书面叙事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基于影像的教育研究是观察近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独特的、连续的视角。这种视角本就是直达中国教育问题核心的有效途径之一,它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话语方式。

但是,视角本身反映了电影叙事与书面叙事之间的差异。从电影学的角度来看,电影是全然不同于书面表达的一种表达方式。摄影机机位(camera placement)、布光(lighting)、构图(composition)、运动(motion)还有剪辑(editing)都是叙事的手段。早期的无声电影没有对白和解说这些来自戏剧和文学的手段辅佐,全凭技巧说话。自电影发声之后,文学手段不断介入其中,成为“漂浮”在电影顶层的又一重要技巧。这就引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电影化叙事促使电影要求以自己的方式加工一个故事。

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故事的形成》(*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一书中探讨了如何利用叙事来创建自我感和诠释他人的生活,文学如何改变了故事是什么的观念,以及法律如何教给我们关于叙事的期待等问题。这些对本研究颇有启发。

教育的场景是现场的、随机发生的。故事的形成除却社会的因素,更多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交往,而这种交往是长期的、日常的、自然而然发生的。电影的技巧和时间却限制了这种发展。

首先,画框限制摄影机的视野,进而限制观众的视野。很多教育的叙事场是超出视野的,比方在纪录片《中国学校》(2006)的镜头中,我们知道在所见的安徽县城一所高中的生活之外,有更大的影响全中国高考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的学生生活世界远远超出在镜头中所反映的一两个学生的高三生活的散点。电影叙事的特殊性就在于善用画内和画外的空间。更详细精确地说,自从把传统叙述分为远景、近景、特写和影像的交叉蒙太奇以来,利用画外空间成为可能,但同时也是一种束缚。

其次,电影空间与教育空间的时间错置,容易导致叙述的断裂和误

读。在研究中，如何分辨时空交错产生的理解误区，意味着分析导演是如何做功课的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在电影中，没有任何镜头是随意的，出现一个镜头就意味着能够促进情节和故事的推进。因此，熟知电影的制作（film production）和编剧技巧，成为写作之前必须掌握的利器。

本书结构跨越了两个主要的视角：纪录片的视角和教育的视角。笔者意图在这两个主要视角的交叉关系中检视中国教育近百年来发展历程和具有意义或意味的事件。从哲学的角度看，纪录片影像是实然性的，教育是应然性的。电影的话语表达了教育，而教育是以电影的话语方式呈现的。

通过影像呈现的教育表达方式，反映了一种教育活动。这些不同视角下反映出来的细节，很可能在我们的教育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典型意义，事实上也折射了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和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观察并联结这两种叙事方式，并且将它们纯熟流畅地转换成为写作的重要技巧。

二、关于教育影像的研究

20 世纪以来，社会思潮、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多元纷呈。综合来看，这些思潮、理论和研究方法呈现出了一种从宏大的历史问题转向微观史^①的研究趋势和自下而上的新取向。按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所谓“历史”是指包含了具体、细微、可感的“生活方式”的铺叙与开展（雷蒙·威廉斯，1991）。因此，学界开始日益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① 微观历史学（Microhistory）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才被历史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但事实上早在 60 年代已经被电影史学家和批评家希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uer）使用过了。